

枕边书

作家感悟

聆听先生教诲 留驻时代足音

胡忠伟

《我们仨》
2003年，杨绛先生在92岁高龄写下了这本家庭生活回忆录，此前女儿钱瑗与丈夫钱钟书已相继病逝。全书分两个篇章，第一部分以梦境形式讲述了一家三口最后几年相依为命的情形，第二部分记录了从她与丈夫赴英国留学、女儿出生、三人一起生活，到丈夫最终逝世，63年间鲜为人知的风雨历程。

杨绛极富才情，也经历过不少苦难，但书写中却十分克制，以不加任何修饰的笔法，把夫妻之爱、舐犊之情写得通透又深沉。回忆已经离世的丈夫和女儿不见痛彻心扉，反而常常因一些生活中的细节忍俊不禁。生活很多时候是平淡的，“我们仨”却把平淡的日常过的风趣好玩。“我们仨”都很有趣，有趣的人不怕平淡。“我们仨”的记忆是温暖的，书里不讲大道理，不渲染苦难，也不着墨悲恸，甚至连写到爱人离世，也只是寥寥数句——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样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

2016年，杨绛先生病逝，她的只言片语成了大家刷屏朋友圈的人生感悟，可那仅是先生学识、背景、品格的冰山一角。透过这本书，不一定能读懂一个历经人生风雨的老人的人生哲学，但一定会收获一份宁静，浮躁喧嚣社会中那份可贵的宁静。

(肖兵)

《恶之花》

《恶之花》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传世诗集。波德莱尔不仅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而且是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恶之花》尽量清除理性的道德，而赋之以机智之

美，让一切都放射出光芒，特别是那些让常人不愿入眼的丑陋和罪恶，诗人更是以新颖的、超强的联想使其色彩斑斓、趣味盎然。在诗人的笔下，巴黎风光阴暗而神秘，吸引他目光的是被社会抛弃的穷人、盲人、时间、死亡、偶然、羞耻、愤怒、仇恨……都被拟人化。诗人不仅表现了巴黎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困现象，同时也通过这种披露，期待着下层人民的被拯救，人类精神危机的被救赎。

(嘉汇汉唐书城安康店提供)
(陈曦)

《艺演安康》

近日，省作协会员、省节庆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罗先余作品集《艺演安康》，由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从表现形式上讲，作品涵盖了小品、小戏、快板、表演唱、朗诵诗、相声、三句半、歌词等，还积极运用安康地方文艺形式的汉调二黄、道情、八岔、花鼓子等，形成了安康群众文艺的鲜明地域特色，凝聚创作力量描绘“文化安康”。

从作品表现的主题上讲，有党员干部认真践行党的宗旨，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尽职尽责为人民谋幸福，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称赞的小品《党员情怀》《合同》《情系山区》，小戏《站好最后一班岗》，快板《科学发展艳阳天》等，这些作品把人民公仆的担当、奋斗和无私奉献直接向观众表达、宣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党员情怀》和《站好最后一班岗》被选为省委组织部党员电教片；有歌颂安康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城市建设变化和人们为改变安康面貌做出不懈努力的。表演唱《游故地·夸安康》《逛街走川唱新歌》《城市新曲》，快板《安康双创真是好》《广场竣工赞歌》《新年新喜满目春》等，把新安康、新进步、新成就和人们感谢新时代、新生活的喜悦心情向观众展示，焕发人们热爱改革开放的热情；有直指社会和生活问题的。如小品《谁说了算》《盖房的事》《遗言》《巧破连环计》，小戏《智擒》《三劝亲家妈》，快板《巧治麻老万》等，表现人们为改变安康形象，为安康事业发展进步、工作健康稳步推进、人民生活安宁所付出的心血、思考和采取的办法。

(梁真鹏)

爱，有时候是有条件的，比如在烈日炎炎的大漠里行走，突然遇到了一牙清泉、楼阁、丛林，从此月牙泉在我的梦中频频出现；又比如，一条似龙的阁楼，伫立在江边，江水清澈，银光粼粼，江上画舟游弋，点点白鸟，贴水飞翔，一桥飞渡，连接南北，桥北，有楼阁立于丛林中，时有祥云缭绕，这条似龙的阁楼，藏书万卷，供游客自由阅读，她就是安康龙舟文化公园阅读吧。我恋上了她，时时走进她，让这条充满墨香的龙载着我，沿着汉江，走向知识的海洋。

我爱行走，爱阅读，走三桥，走金川门，走西水门，走龙舟文化公园，每每遇到这条“龙”，我的脚步就停了。我会不自觉地刷卡进门，在这条装满书籍的龙舟里轻轻走动，找寻自己需要的图书，拣一处临江的窗口坐下来，沐着晨辉或者夕阳，读自己喜爱的文章。

这里的书籍好多啊，有励志的、文学的、创业的书籍，也有烹调的、养殖的、摄影的书籍，在文学橱窗里，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也有当地作家的文学作品。

在沈从文作家的作品集橱窗前我停下来，这

享受。人生与书相伴，孤独也是享受，喧嚣也能保持平和，浮躁也依然清醒。“读书之乐何乐如，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读书之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明代的于谦曾作过一首《观书》的诗来抒发自己读书的感受：“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流，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尤其是那句“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真给人一种酣畅淋漓之感。同样，作家柳青也有一首诗，谈读书的感受：“熟读五车书，胸中万仞山，逾越千年事，心底一平川。”此诗与翁森的“数点梅花

翠，爷爷，他们相依为命，不可分割，翠翠父母的悲哀爱情，也演绎在美丽、善良、聪慧的翠翠身上。端午节赛龙舟，翠翠和老二傩送相遇，产生了朦胧的爱情，老大天保也爱上了翠翠，兄弟二人用歌声“决斗”在赛歌方面，天保知道自己不是弟弟的对手，主动放弃，驾船离去，外出闯滩而死。傩送对哥哥的死十分内疚，抛弃了爱得很深的翠翠，远走他乡，给柔情似水的翠翠留下了“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了”无尽的思念，小说就此结尾，哎，苦命的翠翠，我多么希望傩送明天回来。

有时候，我沉浸在对翠翠爱情悲催命运的叹息中。我捧着《边城》在小溪边读，小船、黄狗、翠

心，老先生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丰富的人生滋养。

李辉的笔，总能精准记录人物的细节和瞬间，虽然不经意，但却耐人寻味，给人思考。他写巴金，“如同大树一般的巴金，其实个头矮小、体质虚弱，但思维敏捷、记忆准确。我没有想到，在作品中感情如激流奔泻、文字酣畅的巴金，言谈却不多。我们问一个问题，他很快说上几句便打住，几乎很少主动说话。后来我发现，类似于巴金这样情形的有好几位先生，如沈从文、黄裳、金庸等，他们的文章读来无不酣畅跳跃，可是与之面对时，却言谈颇少。”这或许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讷于言而敏于行啊。是的，他们常常在思考，不是思考一己的荣辱得失，而是思考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和那一代人的命运啊。

再比如，李辉笔下的丁聪，一个多么可爱的老人。画了一辈子漫画，抗战和内战时期的政治讽刺画，最能反映他的思想的锐气，贪官、伤兵、淑女、商人、穷教授、沽名钓誉的画家……形形色色的人物，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但是，在“文革”那个“把人变成鬼、把鬼变成人”的“疯狂”年代里，丁聪也“随大流”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回首往事让他为之沉痛。1985年，李辉去看望丁聪，当他告诉丁聪，胡风刚刚去世，丁聪说了他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的经历：“头两天我和胡风还一起在怀仁堂开会，没过两天，他就成了‘反革命’。我相信了，还画了不少幅他的漫画，后来才知道……这真不好……”李辉写道：“他（丁聪）想说的话很多，但看得出，他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他摇摇头，脸上是内疚，是无奈。”命运被扭曲，是那个特定时代的错，但作为那一代知识分子，丁聪和巴金等老先生一样，并没有放弃思考，仍然

主动反思，给时代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交代。改革开放后，他画了大量的漫画，用自己的眼睛和笔，记录历史大场景中的“小事”，为时代存真，为历史留影。

如是丰富，如是让人沉思的往事细节在这本《老先生》里比比皆是，读着读着，有时让人沉醉，有时让人落泪。沉醉的是，李辉用他的生花妙笔，生动而真实地为我们记录了那个光辉时代的老先生们的音容笑貌、故事珍闻；让人流泪的是，那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人生沉浮、社会磨难，生活的艰辛，活着的痛苦，内心的煎熬……都叫人揪心。

在《张颖——亲历风云变幻》一文中，李辉深情写道：“我常爱对朋友说，老人们的记忆可能都是一个宝矿，只要愿意挖掘，就能在被冷落的寂寞角落里找到发亮的矿藏。光亮闪动，他们的晚年生活也就顿然起舞跳跃，多姿多彩，有滋有味。”记忆中那些早已淡忘却又被激活的情景和细节，一旦见诸文字，遂成为整个民间记忆的一部分，因这些记忆在，历史就不概念化，不再空洞无物，而变得鲜活生动，具体得触手可及了。”这段话，似乎就是他非虚构写作的初心所在了。

李辉以随笔、传记作品见长，从撰写《浪迹天涯——萧乾传》开始，到《文坛悲歌》《沈从文传》，再到《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等，他一路走来，静听历史的回声，书写人间的传奇，他笔下的人物，个性丰富，精神饱满，生动传神，如在目前。这些老先生，就是一面面精神的丰碑。他们的传记，不仅有历史感，更重要的是写出了人物的命运走向。正如书评人绿茶所说的那样，《老先生》就是这个时代的“列传”，是这个时代为文化人立传的书。

《不平静的山村》

之所以这么回答，是因为在阅读过程中，很多时候我是边读边用笔在书上或者圈圈或者写上几句简单评论性的话；有时候读的读的，我一个人能忍不住笑出声来，无意中吸引他人好奇的目光。一段时间里，《不平静的乡村》总在我的手提包里放着，有时间我就取出来翻翻看看。说实话，该书是我近年来阅读乡土气息浓厚的一部佳作。

掩卷遐思，作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如下几方面——

小说的主题鲜明。小说题目里的“不平静”三字，在交代了描写对象的同时，还交代了作品的叙事线索，以及作品的主题。在许许多多的城市人看来，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南下打工潮”出现后，伴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南方打工，伴随越来越多空巢老人的出现，乡村像是一潭死水，有的只是死寂和鸟鸣，以前的鸡飞狗叫争争吵吵全然不见。何见“不平静”呢？其实不然，因为乡村实在太小了，秦巴腹地里的沟沟壑壑间，梁架崩塌，哪个地方没有房屋，哪里没有人呢？虽说年轻人是少了些，但还有许许多多的大山子民。因此，免不了还有浓烈的烟火气，还有垦荒种地的、兴烟养蚕的，不一而足。自然而然，就有政府工作人员不间断地穿行在梁峁、在山涧、在农家。作品中神川乡的白花沟村既是一个乡村的写照，又是陕南乃至全国所有乡村在同一时期的缩影。

小说采用了移步换景写法，故事情节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点的转移渐次展开，人物便先后登台亮相，一个个火热的生活场面也随之呈现在我们眼前：为了多完成五亩烟草，“我不假思索地跑了六尺多高的梯田地，一把拽住主人的锄把……；为了帮老孙头把烟叶卖个好价钱，“我”请主检在街道一家食堂吃饭，还叫小胡等几个作陪，老孙头的烟叶比预想的多卖了八百多块钱，“我”为此却倒贴了200；“还有一个犟人，先是骂了一通烟站，看不解恨的样子，竟然指着张

“如果你不栽烟，是狗日的；如果你想栽烟，我给你调不到地，我善良就是狗日的。”秉直憨实的几句话，既是柔性工作方法的体现，又轻松解决了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有一石三鸟之效。“有的把粉条用筷子挑多高，晃晃悠悠，然后偏着头咧开嘴去递。”仔细地观察，别具一格的说辞，把个别干部不雅的吃相描画得贴切淋漓。“妈个巴子，栽烟的时候，差点就把我喊爷，而卖烟时这该刁难我！”寥寥数语，不但刻画了烟农的愤怒，而且展现了烟农与烟站和政府尖锐的矛盾。可见，作者对农民、对农村以及对农民的语言是多么熟悉！

假如在作品推介会上，有人说一部小说是多么的精彩，可是，一旦读者读不懂，或者没有人喜欢读，那么，大家会认为这个“精彩”是自封的，或者说是“包装的过于奢华”。假如真的这么做了，有什么意义呢？民间有句话说得好，那就是：老百姓说好，那就是真的好。

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不是天生的，但只要喜欢学习，工作能力是一定能够得到提升的。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基层干部能够阅读《不平静的山村》，在提升文明素养的同时，还能学习尚书记处理问题的方法技巧。如果尚书记这样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何愁群关系不和谐？何愁社会不稳定？何愁经济不发展？

李永恩

时代气息浓郁的乡土佳作

真我。

读一本好书常使我幸福的颤栗。记得当年读《穆斯林的葬礼》时，我一连几天都悲兮兮的。我的心境随着小说里的人物起承转合、跌宕起伏，读到情深处我禁不住潸然泪下。我已分不清哪个是小说里的世界，哪个是现实的世界。我觉得自己好像

是死了好几回，又生了好几回，痛苦而厚实。这种感觉在我后来阅读陈忠实先生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时再次得到了验证。当时我是坐在宿舍的床上，当我读到后来“蓝袍先生”他们那个班的同学举办联谊会，一群耄耋之人在回首人生、感叹命运时，我忍不住失声痛哭，结果吓得同宿舍的人往外跑。

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读书其实是在读人生。读书虽然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它可以拓展人生的宽度、厚度和深度。一个人读什么样的书，他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史飞翔

天地心”、于谦的“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异曲而同工。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王安石读了《楞严经》后禁不住感慨：“自从一读《楞严》后，不看人间糟粕书。”陆游说他小时候偶然遇到陶渊明的诗，欣然会心，爱不释手。日暮，家人喊他用饭，至夜半不就食，苏东坡称他初读《庄子》，如有胸中久积的话，被说出，并发感慨：“吾昔有见，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清人袁中郎夜读徐文长诗，忍不住叫唤起来。近世学人熊十力谈到自己少年时读陈白沙书的感受时说：“忽起无限兴奋，恍如身跃虚空，神游八极，其惊喜若狂，无可言拟，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

恋上龙舟文化园阅读吧

张朝林

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再看那虎腰熊背的健壮桨手“每只船可坐十二到十八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场面是多么热闹，鼓声如雷，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抢鸭子”的场面更热闹“便把三十只绿头长颈大雄鸭，颈膊上缚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泅水的军民人等，下水抢鸭子……”我深深地沉思着、享受着。

突然谁的手机响了，我仿佛从梦里醒来，从《边城》的赛龙舟里走出来，看看窗外的汉江，宽阔的江面，晚霞淡淡，鼓声叠叠，锣声铿锵，几支龙舟在清波里荡漾。一年一度的安康赛龙舟快要开始了。这是龙舟健儿在训练划龙舟，中国陕西安康文化品牌走出安康走向全国了，若是汉江的北边沿着堤岸有一弯吊脚楼该有多好？此时的夕阳，在安澜楼上徘徊，把长长的影子丢在了汉江里。

安康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